

# 正月十五话元宵

▲杜学峰

3月2日,是正月十五元宵节。元宵节是新春佳节后的第一个传统民间节日,而历史上我国人民把元宵节称“上元节”。

据有关史料记载,正月十五这天,全国各地除观花灯、扭秧歌、跑旱船、踩高跷以外,还要吃一种用糯米做成的带馅的圆形食物,或煮、或炸、或蒸。最早人们把这种食物叫“浮圆子”,后来又叫“汤团”、“汤圆”或“元宵”,因而这天也就成了“元宵节”。南北朝时梁代宗懷所著《荆楚岁时记》中就有“正月十五作豆糜加油膏”及“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”的记载,这种“豆糜加油膏”以及“白粥泛膏”,自然是元宵的前身。五代时期王仁裕所著的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也记载:唐明皇时期,每逢正月十五这天,家家户户都“造面茧食焦饼”;唐代文学家段成式所著的《酉阳杂俎》中则明确记载了唐代元宵节民间“食汤丸”的情景。这里的“面茧焦饼”以及“汤丸”就是现在的元宵,以至于今日在我国仍有不少地区把元宵称作“汤丸”。

到了宋代,这种“汤丸”有了进一步发展。吕原明所著《岁时杂记》中记载,每到上元佳节,人们“煮糯为丸,糖为内,谓之圆子”;周密所著《武林旧事》一书也有“节食所尚,则乳糖圆子,澄沙团子……一般糖之类”的记载,可见当时的元宵馅已经是多种多样了。而《岁时杂记》中还生动地记述了上元节前后街头巷尾出售元宵的情景:“每以竹架子出青伞,缀满梅红镏金小灯球。竹架前后,亦设灯笼,敲敲应拍……谓之打旋锣鼓,街巷处处有之”。南宋自号平园老叟的诗人周必大还写下了《元宵煮浮团子》的诗词:“今夕知何夕?团圆事事向。汤官循旧味,灶婢谈新功。星灿乌云里,珠浮浊水中。岁时编杂咏,附此说家风。”这就生动逼真地再现了白色的元宵在浑浊的汤水中煮沸翻滚的情景。

到了明代,元宵作为正月十五的必备

食品已十分普遍,制作也更加考究和精致。清代高士奇所著《明宫史》中说元宵的做法是“用糯米细面,内用核桃仁”,并记载说从正月初九起,北京人就开始吃元宵了。在清代,北京已出现了制作元宵的“专业户”,其中一户马姓人家做的元宵颇受欢迎,诗人孔尚任曾为此专门赋有一诗:“桂花香馅裹胡桃,江米如珠井水淘;且说马家滴粉好,试风灯里卖元宵。”

元宵节吃元宵,有团圆、甜蜜之寓意,人们也以此来欢庆团圆或怀念离别的亲人。1898年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一位诗人就在元宵之夜写下了《元宵月》一诗:“满城灯市荡春烟,宝月沉沉隔海天;看到六鳌仙有泪,神山沉没已三年”。“三年此月无光月,明多应在故乡;俗向海天寻月去,五更飞梦渡鲲洋”。诗人在诗中描绘了内地元宵节的盛景,抒发了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对宝岛台湾沦陷异邦的思念之情。

到了民国初年,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上了洪宪皇帝之后,因“元宵”与“袁消”同音,因而听到“元宵”两字就心惊肉跳,于是于1913年元宵节前下令把“元宵”改称“汤圆”。但他还是在人民的唾骂声中,只当了83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,留下的是有人以此为题材所作的一首打油诗:“诗吟圆子溯前朝,蒸化煮时水上飘;洪宪当年传禁令,沿街不许喊元宵”。

现如今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在制作元宵时,其用料更加考究。从各式各样的速冻汤圆来看,有五仁的、枣泥的、豆沙的、山楂的、三鲜的,也有各类肉馅的。而人们吃元宵也早已不限于正月十五这天了,只要想吃,随时都可以从超市买回一饱口福。不过,正月十五这天,一家人围坐一起,品味着自己精心挑选的元宵,再小酌几杯红酒,恐怕都会有另一番感受的。

## 元宵节的月亮

▲谢汝平

过年那几天,月亮大概也放假了,可它没有家人,只能和几颗要好的星星,或者几片如心的云聚到一起过年。随着春节过完元宵节临近,休假结束的月亮再一次整装上岗,这是它在新年里第一次饱满圆润地亮相,再一次以骄傲的姿态照亮夜空,不仅让人们满怀欣喜,更对新一年充满期待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,月亮是当之无愧的主角,为了应和它的光辉,人们制作了很多美丽的花灯,在地上和月亮同明。而可人的月亮,也深知人们的心思,懂得在这非比寻常的夜晚怎样来明亮,懂得如何让人们在节日里更快乐,因此,元宵夜的月亮也与众不同,愈发显露出它的迷人之态。

如果细心去体会,元宵节的月亮是彩色的,它经过精心打扮,炫目多姿,再也不是往日里单调的白。那红红的月亮是属于母亲的,看着回家过节的儿女,忙着满满一桌的美味佳肴,母亲脸上便露出甜美的笑容,这笑容映衬着仍然崭新的春联,映衬着合家团聚的温馨,自然是令人欣慰不已的红。而金黄色的月亮是父亲的,是辛勤一年的收获,是家境平安的喜悦,圆月的月亮就像硕大的酒杯,斟满生活的香醇佳酿,让全家人都沉醉在这迷人之夜。蓝色的月亮属于男人,充满力量;紫色的月亮属于女人,柔和芬芳;绿色的月亮属于孩子,就像刚刚发芽的嫩叶,充满无尽的希望。每个

人眼中都有自己所喜爱的一个彩色的月亮,这就是元宵节的月亮,预示着接下来生活的多彩多姿。

如果用心去品味,元宵节的月亮有着各种幸福的味道。甜甜的月亮属于亲人,每个人在节日里都能享受到亲情爱意,很多人在元宵节的夜晚都在享受团聚的温馨,那是一种永远不会发腻的甜,那是一种永远渴望的甜,那是亲人间浓得化不开的情感,是时时刻刻驻守心头的牵挂与思念。香香的月亮属于故乡,不管是出门打拼的游子,还是外出求学的学子,只要远离故乡,就能在元宵节的月亮里闻到故乡的香味。元宵节的月亮,犹如一朵最美丽的花,盛开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,那沁人心脾的清香,永远系着每个人思念家乡的神经,永远导引着人们牵挂家乡的深情。元宵节的月亮有点酸酸的,那是亲人间即将分别的不舍;元宵节的月亮苦苦的,那是分居两地的恋人同赏一尊月的渴盼;元宵节的月亮咸咸的,那是不由自主流下的幸福泪水;元宵节的月亮辣辣的,那是满腔话语堵在口中,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

一年明月打头圆,元宵节的月亮就是一个大大的元宵,悬挂在幽深神秘的夜空,等待着所有人去品尝;火树银花不夜天,元宵节的月亮就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花灯,既照亮人们的内心,也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。

## 握紧孩子的手赏花灯

□黄红坤

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新年伊始的第一个月圆之夜,有赏灯的习俗。唐人崔液在《上元夜》中写道“谁家见月能闲坐,何处闻灯不看来”。面对这样的一个月圆之夜,大家都想带上自己的孩子去体验中国又一个传统节日的盛况。

由于看灯游玩的人多,往往在不经意间就可能和孩子失散,留下千古遗憾。记得去年的元宵节,我带上六岁的女儿去公园里看花灯。公园的各式花灯漂亮极了,我们都看花了眼。我一边拍照一边给她讲元宵赏灯的故事,让她也领略元宵节的文化,也算不枉此行。我们一路走一路看,人流也越来越多,以至于再看花灯时都要往前挤才能看到。前面是女儿最喜欢的莲花灯,我拉着女儿的手钻进入流里,想站到花灯前欣赏。突然被后面的人撞了一下,女儿手中的小玩具掉在了地上。感觉到很多人在往前挤,玩具不知被哪只脚踩到了。那是女儿刚买的小玩具,她特别喜欢。我不自觉地松开女儿的手,向玩具的方向跨步捡起玩具,又艰难地站起身。我松了口气说:“终于捡回来了。”可是我猛然发现自己的手没有拉着女儿的手,天啊,就捡玩具的工夫,女儿呢?我喊着女儿的名字,可是根本无人回应。我激动地推开涌动的人群艰难地寻找女儿,大声呼唤,眼前的美灯也变得模糊。

农村的年,不到元宵节,不算年过完。

正月初二开始小辈看望长辈叫“纳礼”。初六开始长辈看望小辈叫“回节”。这一来一往,成为亲戚间最重要的互动方式。

破五后,红彤彤的灯笼就突然间就红遍大街小巷。记忆中儿时的挑灯笼、碰灯笼至今难忘。

外婆舅舅过节时年年送灯笼,亲戚多了,收到的灯笼也多。这是仅次于压岁钱的高兴事。只有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孩子没有灯笼挑。新嫁娘头一年娘家亲戚要送双灯笼,寓意好事成双。并请新娘子回娘家过十五。

陕西《眉县志》记载“民国时,旧俗大多消亡,代之以新的习俗,自正月初五起,农民自制的花灯、闹春玩具开始上市,外地小商贩乐于收购贩运眉县的双莲花灯。”我老家乡里人就有冬闲做灯笼的手艺。基本是全家老少齐上阵,劈竹条,扎龙骨,染纸,糊纸,劈木片……一个个灯笼做成了,串起来,过了破五挑到街上去卖。

我们家的蜡烛,每年都是父亲亲自做,供我们挑灯笼用。父亲买来羊油,削好竹签,用棉絮缠了。等马勺里羊油烧化,加红色食用色素染色,两手攥把缠了棉絮的竹签,一头蘸羊油,我们帮忙举着,冷却后继续蘸羊油,很快插蜡做成,红艳艳的,跟街上卖的一模一样。

初六晚上一年一度的挑灯笼开始了。满村孩子走出家门,挑着灯笼。一盏盏像闪烁的星星,又似盛开的红莲。挑灯笼的孩子,呼朋唤友,前呼后拥,似一条游龙走村串巷。天上星辰,地上游龙,两相映衬。

偶尔游龙中一个不小心走快了,灯笼倾斜,一场火灾骤起。伙伴们齐上前,吹的,扑的,打的,顾了这

头,忘了那头,伙伴的没救下,自己的不幸燃起来。一场奋不顾身地扑打,最后剩下竹骨框架,心疼地哭起来。一条游龙护送哭泣的孩子回家。第二晚,灯笼不多不少又挑出来了,前一晚的灾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。

县志里记载“元宵节,古名上元。自唐代起,上元张灯,故又名灯节。清初,上元之日,家家请婿并女,名曰吃十五,又送灯油,名曰添油。用荞面蒸盏燃灯,按12月以下雨泽,遍撒照虚耗,名曰禳火灾、照毒蝎。”可见自古民间重视元宵节。

乡里正月敲锣鼓、唱大戏、耍社火、走高跷、跑竹马。十五这天各乡社火代表队到县上游街竞演,锣鼓喧天,人山人海,达到高潮,这是人们盼望一年的喜庆热闹。小孩子可以在人缝里尖叫、乱窜,花自己的零花钱买甘蔗、买鞭炮。县城里晚上还有灯展、灯谜、放焰火等活动,城乡呈现一片欢乐景象。

十五晚上家家吃元宵,象征未来一年圆圆满满

## 大师笔下的元宵节

(外一篇)

★樊树林

“千门开锁万灯明,正月中旬动帝京。三百内人连袖舞,一进天上著词声”,又一个元宵节要来了,大街上到处充溢着热闹的气氛,在这样的氛围,钻进书斋,静下心来捧读现代大师们关于元宵节的文章,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鲁迅在1926年2月写的《狗·猫·鼠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,一是‘八戒招赘’,长嘴大耳,我以为不甚雅观;别的一张‘老鼠成亲’却可爱,自新郎、新妇以至傣相、宾客、执事,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猴脸,像煞读书人的,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。”文章中的“花纸”就是年画,而“老鼠成亲”的画,就是取自民间有元宵节晚上是老鼠成亲的日子。为此,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商量,睁着眼睛守了一夜,结果也没看见“老鼠娶亲”的景象。先生特别喜欢吃稻香村制作的什锦元宵,而稻香村是京城生产经营南味食品的第一家,它生产的元宵色白如雪,大小都比较一致,方便煮。吃起来口感非常细腻,馅量适中,粘稠香滑。鲁迅寓居北京时,经常前往购物,《鲁迅日记》中有十几次记载。

《家》是巴金的长篇小说,《激流三部曲》中的第一部,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(第8位),它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,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,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。在这部小说的第19章的开头就写到了元宵节:“元宵节的夜晚,天气非常好。天空中有几颗发亮的星,寥寥几片白云,一轮满月像玉盘一样嵌在蓝色天幕里。”元宵节那晚,大家相约到花园里划船。巴金用自己温情的笔调描写了天上的月亮:“一片白亮亮的云横在前面,水面尽是月光,成了光闪闪的一片。团团的圆月在水面上浮沉,时而被微微在动荡的水波弄成椭圆形。”简单如白描,令人陶醉和向往。

老舍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自然对北京的元宵节情有独钟。他在《北京的春节》一文中将北京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描写得形象生动,栩栩如生:“元宵上市,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。正月十五,处处张灯结彩,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,红火而美丽。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笼,各形各色,有的一律是玻璃的,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,有的都是纱灯,有的通体彩绘全部《红楼梦》或《水浒传》故事。”作为一个北方人,我每次读到老舍的这篇文章,都会和家乡的春节在心里进行一番比较,特别是在年味越来越淡的当下,也会平添些许惆怅。

而元宵节,在湘西作家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是另外一种趣味。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《元宵》很是耐人寻味。《元宵》整部分为十七章,分为家中、书铺、街

上、特别包厢等17章节。按照主人公雷士先生的地点转移为主线,细致地刻画出一个人沉寂萧条中年人的孤独、避世、麻木、想放手却被抓得更紧的鲜活人物。“因为是元宵,这个人,本来应当在桌边过四小时的创作生活,便至于今天破坏了。先是想出门到某一个地方去看一个朋友,到临出门时又忽然记起今天是一种佳节,在这家有主妇与小孩子的家庭中,作一不速之客真近于不相宜,就又把帽子搬到房角书架上,仍然坐到自己工作桌前了。”将雷士先生的所作所为、所思所想浓缩在元宵节,真是妙不可言,文章取名《元宵》很贴切。

说起沈从文,不得不提到他的弟子汪曾祺。汪曾祺的散文《故乡的元宵》描绘了故乡元宵节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民间节日活动,如送麒麟、吹糖人、捏面人、抖空竹、走马灯、放高升等,从文中,可体会到汪曾祺散文中流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,散发着欢乐的气息,也体现了作者对乡土文化的怀恋,以及对故乡的爱。

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,他曾在1982年2月,写了一篇《元宵杂谈》,顾名思义,便是专谈元宵的。该文分为两个部分:第一部分“中国的情人节”,可以认为是写元宵节的“性质”;至于第二部分“灯会·灯谜”呢,则主要是写元宵节的“乐趣”了。其实,在梁先生的武侠小说里,元宵节也曾多次涉及。在《江湖三女侠》第47回“佳节闹元宵,宫中喋血;御河逃大侠,水底潜踪”之中,雍正提心吊胆,正好母亲不耐宫中的气闷,于是允许宫中开禁。哪知却正是这次“开禁”,直接导致自己丢了性命。在此,抛开剧情来说,这其实也写出了元宵节的乐趣以及人们共同拥有的喜好热闹的心理。《风雷震九州》第44回“剑影刀光寒敌胆;腥风血雨闹元宵”。单就回目而言,“元宵”二字前依然沿用了“闹”字,或许也多少反映了作者的心理态度吧。

大师笔下的元宵节可谓摇曳生姿,令人无限神往!元宵佳节,捧读片刻,也会齿颊生香,津津有味,堪比吃一碗香气扑鼻的元宵吧。

《水浒传》里的元宵节狂欢

“元宵争看采莲船,宝马香车拾坠钿。风雨夜深人散尽,孤灯犹唤卖汤元。”转眼,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又如期而至了。自古以来,在全国各地,都有“闹元宵”之说。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就多次写到元宵节里民众狂欢场面,并叙述了当时皇帝宋徽宗和李师师在元宵佳节中的偷情场景,令人神往。

书中第33回就提到清风镇闹元宵的场面:家家

## 犹记童年闹花灯

○李志杰

兔儿身上还驮着小兔儿,很有趣,让人好生羡慕。

正月十三的晚上吃圆子,一般父母会包几个个头极大的粉面圆子,一种浑圆,是芝麻糖和油子丁馅的。油子丁是年前将猪板肉切丁用糖腌制而成,做成圆子馅,咬一口,糖汁饱满,滑溜溜的,口感特别,吃着很香。还有一种包成椭圆形,青菜馅的,便于分辨。几种圆子各吃一个,小肚子就饱饱的了。

圆子未吃完,天还未完全黑,就有三三两两的小伙伴提着、推着、拉着元宵灯上门来了。父母会主动拿出几根蜡烛,一人发一根,这习俗叫做“换烛”。那时小孩点一根蜡烛出门,通庄走动,疯玩半夜,蜡烛长亮不熄。

等天完全黑下来,村庄里就沸腾了,角角落落、大街小巷,到处都是灯的世界、灯的海洋,每个孩子都兴高采烈。是的,孩子是乡村闹花灯的主角。为了体现出“闹”的意味,每晚都有花灯被“吃肉”。所

满。我家的元宵也是父亲自己做的,芝麻红糖馅或者红豆沙馅。

十六晚上“碰灯笼”,所谓不破不立,再好的灯笼都要在这一晚破灭。挑着灯笼,按照父母要求。把院子、屋里、柴房、猪圈、茅厕等各个角落统统照亮一遍。然后挑到巷子里,与小伙伴们见面相碰,毫不犹豫和吝惜。碰过去,你的着了,我的着了,笑着,叫着,欢呼着,像完成了一项庄重仪式。有不舍和珍惜,也有勇气和决绝。一个个烧红的火球映红一张张稚嫩的脸庞,也映红一片天地。



门前,扎起灯笼,赛悬灯火。家还凑钱聚物,然后去土地王庙前扎个小鳌山,山虽不大,却也挂有五六百盏灯,有金莲、玉梅、芙蓉、牡丹等各色花灯;花影里,庙门内外,春歌社鼓,诸行百艺,热闹非凡。“虽然比不上京师,只此也是人间天上。”一向谨慎、负罪在逃的宋江,就是在看了“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”而忘乎所以,哈哈大笑时被人识破抓走的。

在第66回《时迁火烧翠云楼,吴用智取大名府》里就说道,北京大名府“依照东京体例,通宵不禁,十三至十七,放灯五夜。”当时全国各地“众匪”作乱,北京大名府平时入夜后是不允许老百姓随便走动的,但那几天“却有诸路买卖,云屯雾集;只听放灯,都来赶趁。”可见元宵节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。在张挂花灯的同时,还要搭鳌山。所谓鳌山,原是指古代传说海上有巨龟背负神山,后元宵节拟其形,把无数盏绚丽多姿的彩灯扎架起来,供游人观赏。此外,还有耍社火、杂耍等活动,求其保佑当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同时,大名府还筹办元宵节灯会,“豪富之家,各自去赛花灯。远者二三百里去,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,便有客商,年年将灯到城货卖。”

当然,连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和“匪首”宋江也趁这元宵佳节私会李师师。在第72回《柴进簪花入禁苑,李逵元夜闹东京》,宋江正月十四晚间来到东京,听闻李师师和宋徽宗打得火热,便装成富商到李师师家吃了一盏茶,不巧,从皇宫溜出来私会李师师的徽宗皇帝圣驾已经到了李师师家的后门。宋江等只好知趣“让贤”马上溜走。次日,正月十五晚上,宋江花了100两黄金,好不容易又见了李师师一面,心情十分激动。喝到酒酣耳热之际,宋江把满腹心事写成一首乐府词,李师师似懂非懂,不大明白。可惜,还没来得及给李师师解释呢,皇上又从地道来到了李师师家了!宋江等来不及撤离,便躲在暗处偷窥,一边暗自盘算着能否就此向皇上讨一道招安赦书。没承想,李逵在门外惹起事来,放火烧着了李师师家的房子。一见火起,徽宗皇上吃了一惊,“惊得赵官家一道烟走了”。哈哈,这也太憋屈了。

在这一回里,作者还铺陈了东京城里的闹元宵景象。柴进和燕青在元宵节前,“看城外人家时,家家热闹,户户喧传,都安排庆赏元宵,各作贺太平风景。”城内光官方的视点入目,即负责查点查看的就共有24班,5800人,其盛况可见一斑。也证明了当时闹元宵既有官方的大力推动,又有民众的积极参与。乖乖,贼匪作乱尚且万人空巷,和平盛世又该怎样呢?大家不难想象。

## 元宵节

所谓“吃肉”,就是花灯烧起来了,化为灰烬。一种是小

孩不小心,自个儿玩着,无意中蜡烛点燃了花灯。还有一种是个别讨债鬼搞的恶作剧,躲在暗处扔出小瓦片,将别的小孩的花灯砸坏、点燃。不论哪一种“吃肉”,都会吸引小孩子们喧喧嚷嚷地围观,这才是闹花灯的高潮。被“吃肉”的小孩也未必悲伤,一只花灯被“吃肉”多大的事啊!明天再买,明天再玩!

那时元宵节是闹花灯的高潮,城里有灯会,听说过,街上人山人海,各单位都在街上布展美轮美奂的花灯,只是一直没去过,很向往。在乡村除了小孩子们玩花灯,大人也不闲不住,舞龙、舞狮子、荡湖船、踩高跷……可谓精彩纷呈热闹非凡!

又是一年闹花灯的时节,如今年味渐淡,传统娱乐式微,孩子们多半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,那种童年时的热闹场景再也见不到了!